

譯文叢書

巴爾札克著

伏德昂

陳學昭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巴爾札克著

陳學昭譯

伏
德
昂
查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關於巴爾札克和他的「伏德昂」

巴爾札克（一七九九年——一八五〇年）生於法國都爾，父親是一個律師。年青時代就從外省到了巴黎，想發財，從事商業的投機，但幾次都遭到失敗，並且負了不少的債。他的小說是在被債主逼得極緊的時候，那麼寫出來的——有時，爲得趕起一部小說，成夜不睡覺，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巴爾札克一生計劃着發財，成爲資本家、銀行家、南北美金銀礦的佔有者，可是從來也沒有實現過。倒是在文學上、藝術上的成就，是空前的偉大。

在他的許多著名小說之中，他留下了六個劇本，其中有一個極好的便是伏德昂。他寫這個劇本的動機，最初也是爲了滿意他的債主們，以爲從劇本的演出上，可以得到更多的錢，他是那麼地需要的。

一八四〇年三月十四日，伏德昂在聖馬丁門劇院第一次上演了。觀衆的叫好聲和抗

議聲混雜在一起，和當年上演雨果的哀爾那尼是一樣的情景。糟糕的是這一次的上演，惹怒了法王路易·菲立普，他看到他的面貌竟維妙維肖地出現在劇中羣盜的首領伏德昂的身上——這一主角是當時的名演員爾曼脫飾的——因而下令禁止了這個劇本的上演和發行。

這個劇本，正如巴爾札克其它的作品一樣，深刻地反映着法國社會的歷史。巴爾札克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的貴族社會在一八一五年之後，漸漸地恢復了元氣，然而資產階級已經逐漸抬起頭來，和貴族階級鬥爭。巴爾札克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在他們的言談裏，在他們的行動裏，表達出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及社會風尚。對於當時的社會關係，剝削關係，再沒有比巴爾札克描寫得透澈和深刻了。他對那個社會是熟悉的，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作家的巴爾札克，他描寫他本階級的人物是那麼生動而富有生命力。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號召當時的社會主義作家，去向巴爾札克學習一點兒什麼東西。恩格斯並且說：『巴爾札克——我認為他比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同時指出藝術家的巴爾札克和思想家的巴爾札克之間是有矛盾的，『巴爾札克在政治上是個保王主義者。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

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他的同情，是在於註定要死亡的階級方面。然而不管這些，他對於他所深切同情的貴族，男人和女人，描寫他們的動作的時候，他的諷刺再沒有更尖利的了，他的反話再沒有更挖苦的了。』是的，就在這個劇本裏，從伏德昂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巴爾札克的政治上的保王主義思想以及他對於貴族的同情；可是極力被讚美着的貴族拉和爾，他到底不是封建主極盛時代的貴族了，是軟弱的，無能的，他的榮譽是依靠伏德昂的盜竊來得到的。劇中有很多挖苦的對白。

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金錢是萬能的，對於金錢的追求，也再沒有比巴爾札克寫得更坦率更生動了。在這個劇本裏，充滿了這類的對白：『什麼時候我們是資本家了？』——第三幕第三場菲爾特索亞。——『在金子澡塘裏出來，你們就成了有德行的人！』——第三幕第三場伏德昂。——以及比德願望成爲一個百萬富翁的慈善家，菲爾特索亞希望成爲一個銀行家……等等。金錢在巴爾札克的作品裏『是沒有姓名，沒有性別的英雄。』——白朗斯德評語。金錢在資產階級的頭腦裏是一個神。

今天我們來讀巴爾札克的作品，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法國社會的歷史，同時也幫助我們了解整個資產階級的社會歷史；雖然這個階級在世界上統治的地盤已經愈來愈

小，統治的力量也愈來愈弱，但直到他們還沒有在地球上消滅的時候，認識這個階級的社會歷史及其關係，對我們是有益處的。至於對從事革命文藝工作的同志，也許得到的益處能更多一些，這是我的一點希望。

這個劇本是在流動的環境裏譯成的，上邊的幾句話只能作爲一個小小的引子，因爲行止不定，以及其它客觀條件的限制，對於巴爾扎克及其作品未能作詳細的研究和分析，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我比較住定了，而且能找到一些參考書，在另一個這樣的機會裏，能夠作較詳盡的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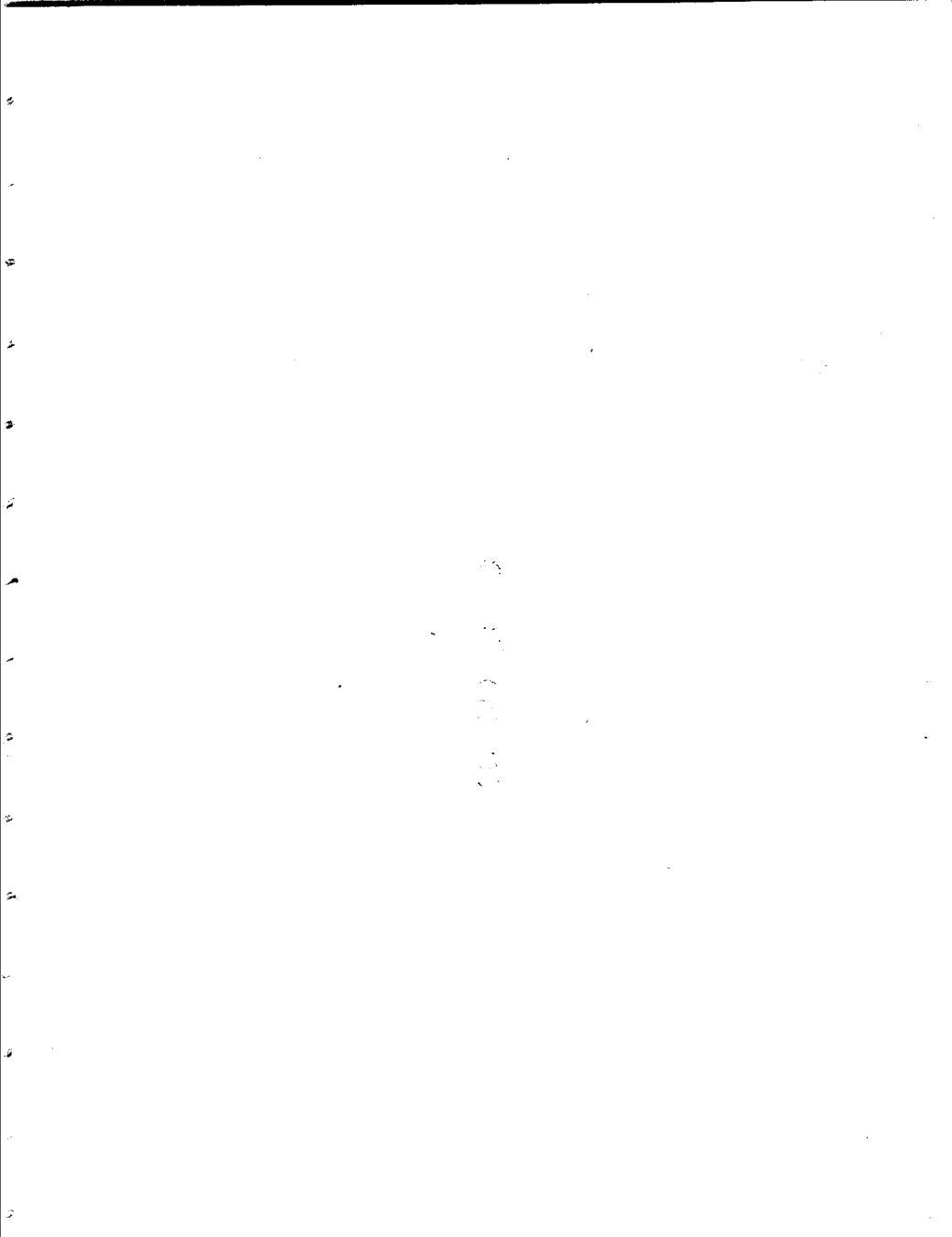
最後我希望得到讀者們的指教。

陳學昭，一九四九年二月，瀋陽。

附註：劇本原文是依據巴黎尼爾松版譯出。

本文曾參考下邊三本書：海上通林，近代史政編，法蘭西文學史。

伏
德
昂
(五幕劇)



人 物

傑克·葛朗，劇中稱伏德昂。

蒙索愛爾公爵。

亞爾培侯爵，蒙索愛爾公爵之子。

拉和爾·特·弗蘭斯加。

却爾·勃龍代，劇中稱聖却爾爵士。

法蘭索亞·加代，劇中稱菲洛索弗·車夫。

菲爾特索亞，廚司。

比德，門房。

菲立普·布拉爾，劇中稱拉富阿依。

一個警察官。

約瑟夫·普納，蒙索愛爾公爵夫人的僕役。

蒙索愛爾公爵夫人（露易絲·特·伏特蘭依）。

伏特蘭依小姐，蒙索愛爾公爵夫人的姑母。

克利斯朵茂爾公爵夫人。

意納思·特·克利斯朵茂爾，阿爾學女親王。

范麗西旦，蒙索愛爾公爵夫人的女僕。

僕役們，憲兵，警察……等等。

事情發生在巴黎，一八一六年，當波爾達王朝第二次回來之後。

第一幕

蒙索愛爾宅子裏的一個客廳。

第一場人物 蒙索愛爾公爵夫人，伏特蘭依小姐。

公爵夫人：呀！您還等着我，您是多麼好呵！

伏特蘭依小姐：您怎麼啦，露易絲？十二年來我們一直同在一起哭泣，現在第一次我看到您高興；對於一個了解您的人，有什麼事情波動了。

公爵夫人：快樂應當真心吐露，您曾經和我的悲傷結合在一起的人，是唯一能夠懂得，線希望引起了我的狂熱！

伏特蘭依小姐：難道是有了您兒子的足跡？

公爵夫人：找到了！

伏特蘭依小姐：不可能的！如果他已經不在了，您把您自己陷到怎樣的一種苦惱裏呵？

公爵夫人：一個死了的孩子，在他母親的心裏會有一個墳墓的；但那是人家把我們藏掉的孩子，他活着，我的姑母。

伏特蘭依小姐：如果有人聽到您。

公爵夫人：唉！管它呢！我開始了新生活，并且感到有充足的力量來抵制蒙索愛爾先生的凶暴。

伏特蘭依小姐：在過了二十二年眼淚的時日之後，這個希望是建築在怎樣的事變上呵？

公爵夫人：這不止是一個希望！在國王的召見之後，我到西班牙大使館去過，大使約好給我們，克利斯朵伐爾夫人和我彼此介紹；我在那裏看見一個年青人，他的相貌像我，有我的說話聲音！您懂得麼？我所以回來得這麼晚，因為我被釘住在那客廳裏了，只是在「他」走了之後，我才能夠出來的。

伏特蘭依小姐：在這一點點徵兆上，您就這麼興奮了！

公爵夫人：對於一個母親，一個徵兆難道不就是最大的憑證麼？從他的外表看來，他好像一朵火似的從我眼前經過，他的視線使我的生命復活了，我感覺到幸福。總之，如果他

不是我的兒子，那麼這將是一個瘋狂的熱情！

伏特蘭依小姐：您將是自討苦吃！

公爵夫人：是的，也許是！弄得大家竟注意我們：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牽引着我，我只看着他，再不看見別的，我想望他和我說話，他到底和我說了話，我知道了他的年齡：他有二十三歲，斐爾朗的年紀！

伏特蘭依小姐：公爵可是在那裏麼？

公爵夫人：我還會想到我的丈夫麼？我聽着這年青人和意納思說話。我相信他們相愛。

伏特蘭依小姐：意納思，您兒子侯爵的意中人？對於他兒子的一個情敵表示這個好意，您不覺得公爵會不出驚麼？

公爵夫人：您說得對，現在我看到斐爾朗是處在怎樣的危險裏了。可是我不好再久留您了，我會和您談他一直談到天亮的。您看罷！我會對他說要他在蒙索愛爾先生到國王跟前去的時候來我這裏，我們可以問到關於他的童年。

伏特蘭依小姐：今晚您睡不着覺了，求求您，安靜點罷。首先把范麗西旦打發走罷，她是不習慣熬夜的。（她按鈴。）

范麗西旦：（進來）公爵先生和侯爵先生回來了。

公爵夫人：我已經對你說過，先生那邊經過些什麼事情永遠不用告訴我。去罷。（范麗西旦出去。）

伏特蘭依小姐：我不敢擊掉給您這麼多幸福的一個幻想；但當我量一下您上升的高度，我害怕一個陡然的跌落；從太高的地方落下來，靈魂會和肉體同樣摧毀的，讓我對您說罷，我爲您戰慄。

公爵夫人：您害怕我的失望，可是我，我害怕我的快樂。

伏特蘭依小姐：（看着公爵夫人出去。）如果她弄錯了，她會發瘋。

公爵夫人：（回來）我的姑母，斐爾朗現在叫拉和爾·特·弗蘭斯加。

第二場人物

伏特蘭依小姐一個人

伏特蘭依小姐：（獨白）她沒有看到除非有一個奇蹟她才能找到她的兒子。個個母親相信有奇蹟。當着她罷！一個眼色，一個字都可以使她迷亂的；因爲她說得對，如果上帝把她的兒子還給她，她走向一個比絕望更可怕的災難。她可會想到在她那些女人

面前克制一些嗎……

第三場人物

伏特蘭依小姐，范麗西旦。

伏特蘭依小姐：已經？

范麗西旦：公爵夫人趕忙地叫我走。

伏特蘭依小姐：我姪女沒有吩咐你今早上的事？

范麗西旦：沒有，小姐。

伏特蘭依小姐：近午的時候，有一個年青人叫拉和爾·特·弗蘭斯加先生的來看我，他或者會問到公爵夫人，通知約瑟夫一聲，叫領到我那裏。（她出去）

第四場人物

范麗西旦一個人。

范麗西旦：（獨白）一個年青人來訪她？！不！我早就想太太的隱遁人世該有一個原因的。她有錢，她漂亮，公爵不愛她，現在她第一遭到交際場合去，第二天就有一個年青人來看太太了，可是小姐要接見他。有什麼事情隱瞞着我？沒有知心話，也無利可圖。如果

這是女僕們在這個政府下的前途，天，我看不到我們有什麼事可做。（一面側門打開，可以看到兩個男子，門立刻關了。）總之，我們會看見那年青人的。（她出去。）

第五場人物

約瑟夫，伏德昂。

伏德昂穿着一件栗色的大衣，鑲着皮邊，黑褲子，他的穿着像一個外國外交官的晚裝。

約瑟夫：可惡的女人！我們會經完蛋過的。

伏德昂：你會經完蛋過，呀！這那麼你是這麼害怕你再完蛋的，你可見你在這裏滿意你的

心境和平？

約瑟夫：我的天，我想法使我規矩。

伏德昂：你對於規矩是怎樣看法的？

約瑟夫：但是，那個和我的薪資，我是高興的。

伏德昂：我懂得你轉什麼念頭，我的小夥子。你掙得少，但你常常收括，你每個星期還有多餘可以放利。好罷！你不能想像當我看着我老相識中的某一個達到了一個欽敬的地位是感覺怎樣的快樂。你是能夠做到的，你有的是缺點，這正好是德行的一半。我呢，我有

嗜好，我懊悔……真是一切都可遺憾！現在什麼也沒有了！現在留給我的只有危險和鬥爭。在這種種之後，是被敵人包圍着的一個印度人的生活，而且我得保衛我的頭髮。

約瑟夫：那麼我的呢？

伏德昂：你的麼……呀！真的。不管這裏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你牢記傑克·葛朗的話：永遠不要牽連進去，但是你要統統服從我！

約瑟夫：統統……可是……

伏德昂：大家知道他的法令。要是有什麼艱難的事，我會有忠心我的人，我的老伙伴。你在這裏已經很久了？

約瑟夫：公爵夫人在去岡城的時候用我做僕役的，我還得到這些太太們的信任。

伏德昂：這對我有用！我需要關於蒙索愛爾家的一些記錄，你知道些什麼？

約瑟夫：什麼也不知道。

伏德昂：（自語）他不是完全正經人。也許他自以為什麼也不知道？當你一個人談上五分鐘，你總可以得到一點什麼東西的。（高聲）我們是在那裏呢？

約瑟夫：在公爵夫人的居室裏，這就是她的房間；公爵先生是在下面；他們的獨生子侯爵